

# 山王坪的冬

□ 夏梦洁

一度认为，冬天之于万物，意味着凋敝。一径寒风冷雨，不过数日，天上、地上都暮气沉沉，没有什么可看的了。直到这个初冬，我不经意间走进山王坪。

山王坪原是以秋色闻名的。秋天的山王坪以路为界，水杉和柳杉一半深红、一半青翠，树木、藤蔓形态各异、造型奇特，构成了一幅“泾渭分明”的奇观，自然惹人。到了冬天，山王坪的色彩竟还未褪尽。进山的路沿着一段缓慢蜿蜒的山峦，两边便是这杉树的彩色密林了。水杉淡出了紫红、橙红、胭脂红，原本偏黄的枝叶顺势化为明黄、青黄、淡黄，至于柳杉渐变为了暗绿、墨绿，每棵树的树干都通直，树姿秀丽、纤枝略垂，软糯的初雪缀在狭圆锥形树冠上，那是冬天给山王坪添上的风韵。

一路上，总可以看到裸露的山石，矮株的不知名草木和望不到头的杉树林，有时怀疑草木芯里兜着的丁点白雪是游

走的白雾带来的，经过雾水的轻抚，叶片绿得明亮起来，让眼前的冬天避开了苍茫，也避开了沉重。

冬天的寒风虽没有消停的时候，但山王坪的寒风是懂礼节的，它不肆虐，通常情况下只是在林与林、山峦与山峦间散步，夹着冷冽又足以带人清醒的凉意。所以，路上常遇到背着背包的过客，一扭头功夫又消失在密林里。对此我倒理解，山王坪里小径众多，每每遇到一条岔路口总忍不住侧身前往，越过拐弯处，映入眼帘的景致各不相同，所以之前几次进山，却从未将山王坪角落走遍。

冬天时节更是如此，白色雪花如同天空的触角缓慢攀爬在各处。最开始，雪卧在背阴的凹处，阳光下的石头一半金光亮滑、一半灰黑湿润，随着一日内的太阳高低不断此消彼长，雪一旦沾到光亮就化作细水，沿着缝隙汨汨而出了。渐渐地，雪假在了平展的粗枝上，钻进裂成长条片又还未完全脱落的红棕色树皮间隙中，实在挂不住的部分就渐渐索索

融进满地的衫叶腐土里了。有时刚为半山白茫茫一片懊恼，抬头碰到满挂的雾凇，晶莹剔透自不必说，这“尤物”包裹住各异的枝头叶梢，有的狂妄张扬、有的低眉垂眼、有的纤细柔情、有的如纱如幔，再一定睛满坡玉树琼花，是冰封的冬天也是孕育的春天，真是令人惊叹。到了最冷时候，山王坪就成了银白的世界，近处藤萝茎蔓、婆娑树冠、盘根错节的流线也就被雪盖得虚实模糊，远处除了白还是白、分不清是山是树。这时，人的内心也被雪盖住了，那些经不住推敲的愤懑和积压已久的怨怼也一并被盖住了，内心不由得生出无与伦比的辽阔之感。

人一旦平静，习惯把过去平铺开，山王坪的冬天，也适合把它的过去展开。山王坪最让我心生敬意的是这伫立的万亩森林。谁能想象，四十多年前这里是土壤稀薄、岩石裸露的石漠化严重区域呢？上世纪80年代初，山王坪的生态历史才真正开始。封山造林，本非易事，在山王坪造林更是难上加难。可即

便如此，造林人还是在石漠化土壤的反复试验中，筛选出一年四季皆能栽种的柳杉、水杉，再通过成百上千群众肩驮背扛着树苗上山栽种，年年岁岁没敢耽搁。家家户户更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这些小树苗，才使得这栽下的水杉和柳杉以及其他树种亭亭玉立于此，如今更是拥抱着八方涌来的游客。

来的人多了，山王坪渐渐有了口口相传的名头——森林氧吧。森林里自然作用力形成的负氧离子自由流动，的确是适合人呼吸之地。在山王坪，杉树可以呼吸、碧草可以呼吸、石头可以呼吸，人也只管尽力呼吸。把那些忘却的丢失的热忱热烈热爱吸进来，再把那些伤痕累累的倦怠呼出去，让养分随着一呼一吸顺利进入身体里进行代谢，再转换成能量与前行的自己就此为伴。接下来，一伸腿一抬手只管走路看景儿，踏着杉叶腐土滋养自己，守住自己不被林深鸟语迷了去便好。走吧，我们同去山王坪。

## 窗外的那个鸟巢

□ 孔祥秋

那天，许是妻子晾晒衣服忘了关窗子吧，有一片叶子落在了房间里。我望向窗外不远处的那棵杨树，叶子几乎都要落净了，一个鸟巢孤零零地悬在枝头。正是这样一个鸟巢，让我心头生出一种莫名的愁绪来。

我站在窗前，久久地凝望着那棵树，不想离去。

又是一阵风生硬地吹过来，树梢上的最后几片叶子僵硬地摇晃了几下，也终于旋转着飘落了，再没有什么可以遮挡冬天的寒冷，那个鸟巢孤零零地悬在那里，彻底地孤独了。

叶子，都凋落了，可鸟巢却不肯凋落。冷清的枝头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？

楼下一阵脚步声，牵回了我的思绪。我望下去，见一个小伙子正大步流星地向远处走。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背包，许是要出远门吧？他的身后，跟着一个上了些年纪的女子，想来是他的母亲。小伙子走得特别有劲，不会就走远了，而他的母亲，还站在小区的街口，向远方望着。

许多年前，我也是这样出远门的。看着这样的场景，我的眼中一热。为了不让自己流下泪来，我又抬起了头，正好，又看到了那个鸟巢。

鸟巢，在高高的枝头，显得更加醒目了，我忽然间明白了它在守望什么。

鸟是一种花朵，是属于天空的花朵。那些鸟儿，那些飞翔的小鸟，是迎着太阳盛开的。枝叶正盛的时候，不管是阳光的照耀，还是月色的濡染，那时候的鸟巢是幸福的。随风而动的鸟巢轻轻地摇曳着母爱的慈祥，孕育着天空美丽的花朵。

鸟是能飞翔的，鸟是要飞翔的，而鸟巢却不能。于是，鸟巢的那种幸福是注定的，鸟巢的那种悲伤也就注定了。小鸟的翅膀硬了，在天空中飞来飞去，偶尔也回鸟巢中栖息，但它觉得在鸟巢里跳来跳去很没出息，在天空更自由，更广阔，终究长鸣一声，真正地远去了。

没有小鸟的鸟巢应该是败落得很快的，只是有那些枝叶的遮挡，我们没有发现。当叶子在冬天落光了以后，我们才发现鸟巢真的已不是原来的样子。鸟巢的确是老了，老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老得再没有一点温度，很丑很丑的，像画布上无意间滴落的一坨墨。

没有了小鸟的空巢，就成了废墟，被冷风冷雨洗掠得一贫如洗。连一缕云彩的倒影也没有，连一丝太阳的残须也没有。孤单的鸟巢，独自面对着冬天的风。

冬天的天空是空旷的，很少看到鸟的影子，偶尔飘过一片云彩，也是那么灰暗。可鸟巢一直守望着，守望着鸟儿飞翔而去的天空，期待着那一声熟悉的鸣叫。

以前是不懂得鸟巢的，特别是小时候，因为那时候看到的只是鸟巢的喧嚣，更专注于叽叽喳喳的鸟鸣。冬天的鸟巢尽管在树的枝头显得那么醒目，我们这些孩子却从不在意。今天，能懂得了一点鸟巢的时候，我已在异乡漂泊了多年。

老家的那方小院，想来也破败得不成样子了，可它一定依然守望着我们兄弟姐妹四散而去的每一个方向。我想，我们是应该回去看看那小院子了。

鸟巢，原来更像是父母的一枚指纹，摁在我们的心间，任你怎样地远走高飞，谁又能飞得出那一种缠缠绕绕的情感呢？

“想老家了吧？”不知什么时候妻子转到了我的身前，她顺着我的目光也望向了窗外。从没离开过老家的妻子，不知道她能不能看到这冬天那树上的鸟巢？

## 你们，让我心动

□ 陈俊伟

乡间是最富有人间烟火气的地方，让我心动的不仅是乡亲们慈祥的笑容，街巷里嘹亮的吆喝，灶台间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还有填满我童年记忆、陪伴我成长的最亲的两位老人。

每到周末和节假日，娘家都是我们一家四口必去的地方。父亲是一位老司机，我们回来，总会看见他瘦高的身影在楼下踱来踱去，等着指挥我们停车，再和我们一道上楼。分别时，我们不让送，老两口一边答应一边下楼，又是指挥倒车，又是往车上塞米面粮油。然后，他们会深情地目送着我们离开，每次我回头，总会看见那两个熟悉的日渐清瘦的身影渐行渐远，无论春夏秋冬。他们对我们那份无言的关爱和目送被定格为无数个温暖的画面，让我心动，也让我感受到亲情的珍贵。

老两口是地道的农民，庄稼在他们心目中有很重的分量。回老家时我常常穿上母亲的工作服和布鞋跟母亲去上坡。来到田地，踩在被阳光晒了一天的土地上，感觉脚底酥酥麻麻的，舒服极了。母亲总是说，要敬畏土地，因为土地养育了祖祖辈辈的人。她总是精心伺候庄稼，浇水、除草、施肥，有时我还听到母亲和庄稼悄悄对话呢。母亲说只有用心培育，庄稼才会努力生长，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我懂，母亲是希望我在学校用心教书育人，获得属于我的好收成。

然而收获的过程有时也充满着艰辛。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收玉米，父亲没入茂密的玉米地，咋咋地掰玉米，母亲则奋力地用镰刀砍玉米秆。晌午，两位老人身上被汗水打湿，衣服紧贴后背，显现出盐渍的白印儿，脸也闷得通红。我没干多少活，却累得腰酸背痛，想要休息。当我看见在烈日下弯腰劳作的父母，心里自觉愧疚，于是我克服困难继续干活。微风拂来，轻轻吹着老人头上的白发和疲惫的面容，他们那吃苦耐劳、不怕苦不怕累的劲头让我动容，也让我找到了解锁困难和挫折的钥匙。

我的童年是在乡间度过的，让我心动的不仅是阳光下晾晒粮食弥漫的清香、田野里泥土的气息、桥洞边潺潺的河水，还有在田地里辛勤劳作的两个熟悉的身影。他们积极乐观，他们热爱生活，他们和淳朴的乡村组成了令人心动的画面，将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间。



好“柿”“花”生

瞿明斌 摄

## 冬天辞(组诗)

孙松铭

### 冰封的河

冰封的河，一个转身跃在天上  
冰凌，以及渔网的漂浮  
似白玉，钉缀在洗蓝的幕上  
人字形雁队恍然是长出翅膀的鱼

### 越冬的荷塘

这片正在越冬的荷塘  
就像一座荒废多年的喷泉池  
水管、喷头，锈蚀成黑色的脆弱

### 水仙花

雪一直下，窗台花盆里  
风起、萧瑟，山水一程一程地憔悴  
惟有一茎脐带被水仙花苞  
提着，一提再提  
提成一枝独秀，提到思念的高度  
提到你能看见的地方  
只为那一声绚丽的绽放

### 雪

一张白纸，凜冽着上天的体温  
也跋涉人间的温度  
纸很厚，厚到没膝  
纸很阔，阔至崎岖  
此时，炊烟正在一张白纸上  
画人间至味  
路边一技梅印上了一方中国红

### 大风吹

大风把黄昏压低，也把尖锐的呼啸拉高  
树大与不大都招风，披头散发  
大风解开一个女人的头发，全乱了  
大风要拦住她和她们的三轮车  
却拦不住她紧绷在脚蹬上的脚板  
火炉内胆沁出的汗，湿透了她的衣裳  
她就从板栗内部取出孩子们的笑脸  
一如她习惯于在披星戴月语境里  
扦插上春天的影子

者之貴菊植直而甚陶水  
辛何愛者花可不愛淵陸  
丑周人陶也之遠蔓染牡明草  
冬敦牡後蓮隱觀不濯丹獨木  
日頤丹鮮花逸而枝清予愛之  
周愛之有之者不香漣獨菊花  
平蓮愛聞君也可遠而愛自可  
開說宜蓮子牡褻溢不蓮李愛  
書乎之者丹玩清妖之唐者  
衆愛也花焉亭中出來甚  
矣同噫之予亭通淤世蕃  
予菊富謂淨外渥人晉



## 爱莲说

周平开 书